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二十一回 造謠言片語驚心 除牌子雙棲遂願

卻說慶如，自君實處出來，正要迎春坊告知林林此番創舉，卻見小牧自後趕上道：「慶如，今日香海報上，不知那個叫化子造你謠言，你曾見麼？」慶如愕然道：「沒有。」小牧從袖中取出一張小報來，慶如接過，只見上寫著道：「迎春坊茶花第二樓武林林，與東方亞猛，水乳交融，恩情固結。聞節後決計從良，奉來賄遷，其樂何如？惟聞東方亞猛，為會黨中人，將來不無株連之慮，我為武林林危之。」

慶如看罷，不由不怒氣上衝道：「什麼人這般胡說？！我同會黨宗旨不合，毫無干涉，如何說我是會黨中人呢？」小牧道：

「我到報館裡問過，原來就是華中茂叫他上的，他們怕他的勢力，不敢不上。據說原稿還要利害，經他們改輕了才上的。據我看來，這華中茂與你結怨甚深，大有傾陷之意。他的機械百出，你要格外小心方好。」慶如聽了，身上冷了半截，只得謝了小牧。

匆匆回來，一一的告與林林，林林大怒道：「這華中茂，真不是東西！我又不曾得罪了你。你造這種謠言乾甚？至於我不肯與你要好，那是你程度不夠。你不怨自己，反怨別人。慶如，我從前拿他比那傻伯爵，此刻看來伯爵不過是傻子罷了，卻沒有他這種陰險。我倒要奮發我的才智，要與他大做一場呢！」慶如勸道：「忍些氣罷，這個人豈是好惹的？他一動手，連外國人都怕他的，我們還是收斂些為妙。」林林沉吟道：「也罷，此刻端節快了，一過節，我們就除去牌子，搬到公館房子裡去住，那時深居簡出，就不怕他了。」慶如點點頭。

原來上海北裡的規矩，所有欠出的酒局賬，都是按三節收取，卻決不能收到十成。只因上海的滑頭最多，他們雖是穿著的好看，其實不名一錢。平日大吃大喝，招搖過市，一到節間，都是匿跡消聲，躲在家裡，不敢出來，把酒局等賬付之一漂。

好在這種債務，是不能經官控追的，所以放心膽大，毫不要緊。

一過於節，依然出世。不過冤家路窄，如果在馬路中遇見，不免要剝衣出丑。因此，他們又生出一付計劃，只盼望所做的相好嫁人，或是死了，就有詞可藉，奉旨奉憲的漂賬。即使這人並不嫁人，也要造許多謠言，說他要嫁，好讓大家漂局。這小報就是他們的扒問了。那時被誣的人，須要立刻聲明更正，還好挽回，不然此說一傳，就要分文無著，林林只顧避害，卻沒有想到這一層。到了節間，收數十分短少。但他所欠的賬，曉得他要不做，都來逼索，不肯掛欠。林林只得將歷年積蓄，盡數取出，還清各項，方才停妥。那日是端節上一日，有虹口華公館裡華大人派一當差的人，來叫娘姨阿寶，到他公館裡去，有要言吩咐。阿寶進來告訴林林道：「華大人差人來喊，只怕要開銷局賬罷。」林林沉吟道：「局賬他不會送來，恐怕是另有緣故，你只管去就是。」阿寶應諾。到華公館來，果然架子極大，顯赫非常。管門的引到書房中，坐了一會，只見華中茂腆著肚子出來，指著凳子，叫阿寶坐下。自己踞在炕上，哼吃吃的說道：「阿寶俺今天叫你到來，非為別事，只為俺前日看見香海報上登你先生要嫁人了，俺很歡喜，但是上海人也很多，為什麼一定要嫁給那個什麼東方亞猛，俺不曉得你先生看上他那幾樣，若說他是前任上海縣的姪兒，有些威勢，此刻他的叔叔早已死了。若說他是個財主，俺聽見人說，他去年年底的賬，只還得一半，至今沒有還清，看來是個窮鬼。至於他這個留學生，更是沒用的了。今年京裡大考，他的同學都去考得高升三級，只有他自己曉得沒有學問，決考不上，所以不敢前去，只靠著一張嘴，在堂子裡騙人，也是你先生的晦氣，上了他的當，此刻索性要嫁他起來了。你們跟他一場，要勸勸才是。」阿寶道：「俺們也曾勸過幾次，怎奈不肯聽。那項大少俺們看來也不覺得怎的，如今聽你大人說了，果真有些不妥當，待俺回去極力的阻擋便了。」中茂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要你回去對你先生說，像俺這種年紀，你先生是不歡喜的，俺也不敢想吃這天鵝肉。此刻有一頭好親事，待我來做個媒，你如果幫我說成了，必有千金重謝你。你道是什麼人家呢？說起來真要嚇死人。乃是京中的王大人。他上月有信來，托我代他要一位才貌雙全的側夫人。」

這王大人年紀很輕，不過二十幾歲，相貌生得十全，也曾出過洋，卻已做到六部尚書的地位，是當今老佛爺最信用的人，不久就要封王拜相，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普天下那一個及得他來？他卻於溫柔鄉里著實講究，是個風流不過的人。論他的家財，足有大半個天下。別的不講，只上午做一回壽，就收了一百萬。你想還有數麼？這種去處，才不辱沒了你先生的才貌，難道一定要跟那窮酸，苦惱一世麼？至於聘金添妝等項，或是一萬或是二萬，只要你先生開一開口，總照上海沒有出的數。

好在我同王大人交情很深，這錢我送了他，也好報答你先生一番待我的情，你也好在這裡頭做起一個家當來呢。」阿寶聽了喜逐顏開，連聲道謝道：「難得你大人這般用情，真是恩德無量。」

俺先生聽得有這般好處，那有不願之理？待我立刻回去，告訴了他，只怕還要喜壞他哩。」說罷便站起告辭，中茂將他肩上一拍道：「你必格外留意成全了這事。」豎起一個大指道：「一千現洋，送你獨享。」阿寶含笑辭回，一路好生僥倖。見了林林，把上項事一一說知，還加許多慫恿的話頭，卻因慶如在旁，沒有說出中茂誇毀的話。林林頓時大怒，指著阿寶罵道：「你這冒失鬼，你聽了這種卑鄙不堪的言語，還敢到我這裡來轉述！難道你不會當場搶白他麼？王大人又是怎麼？牛不喝水強按頭，我不喜歡，就是天上的神仙、當今的皇帝，不許他觀我一觀！」

我要喜歡，就是叫化子，也由得我要好。那些臭富貴臭金銀，只好嚇嚇別人，倒要想哄動老娘，不要迷糊了你們的心了！」罵得阿寶怒氣沖天，骨都著嘴道：「我是好意為你，又不是我的話，肯不肯在你，那個受你這種罵！」賭氣把簾子一掀，喃喃的出去了。林林自覺一時氣頭上過分了些，也不理他。慶如呆子半响道：「林林，這件事，倒不好措置哩。這工尚書是有名的一個色鬼，平日招權納賄，無所不為。這華中茂確是他一個得力的走狗，專在上海，替他藏私搜羅美色，這件事他要說到，就能做到。如果實行起來，此刻鬧味世界，只怕就要有些不測之變，你我倒要善處為妙。」林林沉吟許久道：「有了，華中茂那廝，所怕的是我嫁你，所以吃這寡醋。若曉得我沒有嫁，也就寬下來了。如今可差阿寶去回復他，只說下節不過歇夏，並不嫁人，過了中秋原要應局的。所有京裡的事，到那時再議。好在歇夏上海是行的，他也不好阻我了。」慶如道：「這樣回他，只好緩過一時，久後如何好呢？」林林道：「等他寬緩了些，我們就揀地方去旅行，給他一個溜之乎也，好麼？」慶如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便喊阿寶進來，叫他去說，阿寶道：「這樣還好，只是我本沒有生意，先生歇夏，我是要跟去的。」林林曉得阿寶捨不得這媒金，還想後來享用，只得答應。阿寶自去了。這裡慶如租定了新馬路梅壽裡一所房屋，三樓兩廂，把自己行裝也就遷入。